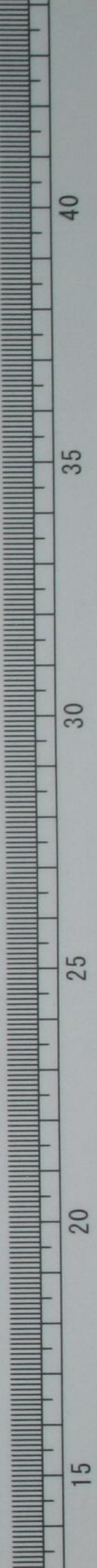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15
3



文庫 11
D. 215
3

金源紀事詩卷五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顯榦禮卿 註

吳山圖

海陵垂涎杭越繪圖見意立馬吳山雄概如睹也

天金國志上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即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010190556501

48-11858

吳山高。高不極。好官家。髯而黑。便鞮鞞。短梢策。不懼一
跌爲泥。但願萬仞峯頭。矯首而獨立。此時顧盼。殊自雄。
千里江山。指顧中生。平大志。藉一遂。算來只賴畫圖工。
周麟之海陵集。金主亮面黥黑目。下視長鬣。余於貞
元殿見其狀。郭彖睽車志。逆亮末年。自製尖靴頭。
極長銳。云便於取蹬。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
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
其下戕死。
于江上。

筆來歌

海陵將南牧。紀漏消息也。

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爲宋國賀正。且使宜生
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
館之都亭。因間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
旁爲廬。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

日筆來筆來。于是宋始警其副使。
耶律闌離刺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筆來筆來。筆如劍。鐵騎奔騰。筆端見當時。作賦聲摩空。
此日北風吹滿面。豈知片語成禍胎。逆毛覆腕成飛灰。
丸藥不死何益哉。噫嘻乎。爲傭工。爲緇童。依然可卿亦
可公。悔不投筆從禿翁。乘驛一去全無蹤。

岳珂程史。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
言引之。鱸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面有權骨。可
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劍。宜生心欲以
嚴莊尙讓。自期而未脫。諸口問其言。大喜。杖策徑謁。
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
渡江至秦。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宜生傭其間。
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
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
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

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遜諸儕撤器有噫聲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托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之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驢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嚴然鄉校之所見也啟緘而留之餘數旬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得志無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金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金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遭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延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喜擢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宋稗類鈔建賊范汝爲倡獮建士如歐陽穎士施達吳綜皆往從之建人陸業謝尙有鄉曲譽賊聲言二人來卽降朝廷遣之既而拘係二人反爲賊用賊敗歐吳誅死陸謝施達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達謂二人曰我輩去必死曷若早自裁達乃密令人爲

藥三九一乃無毒者達取無毒者服之二人服藥卽死旣至行在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攷証迄從末減編置湖南中途又逸去有喜其才者以女妻之任數月復北走降金改名宜生登僞科

太醫使

紀祁宰忠諫也

本傳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歎欲自效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疏諫大畧言今謀臣猛將異于當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人民怨嗟伏于翼軫已不修也間者長星見于斗牛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之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河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之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

世宗卽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泰和初詔定功臣諡有司以宰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例尙書省掾李秉鈞乞詔特賜諡以旌其忠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

上醫醫國肱折頻一方貫澈天地人贈君丹砂玉札之妙品除君左橫右橫之結癥丈夫立朝有至性刀鋸鼎鑊有若鴻毛輕又何望忠勇之尉忠毅之名嗚呼祁宰自有膽秦公酈公都不敢聞風醫諫並沃心龜鑑萬年好共覽

本傳章宗卽位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尙藥局都監史贊海陵伐宋浩安禮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于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按張浩封秦國公耶律安禮封酈國公楊雲翼傳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

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又哀宗以河南旱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一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雲翼于泰和中嘗進萬年龜鑑錄

茸甲軍

紀硬軍不足恃也

大金國志正隆六年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絛聯甲紫茸爲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從駕軍兵甲工上者聯以紫茸次者聯以黃茸下者聯以青茸步如虎翔如龍五千茸甲自足獵淮東那知淮東子女玉帛紛如雲帳中矢集不見茸甲軍

兵志禁軍之制本于合札謀克合札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舊常選諸軍之材武者為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後于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騎兵日龍翔步兵日虎步以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所謂從駕軍也季通傳正隆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日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守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名無懷疑懼大金國志主自采石之敗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齊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載日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眾皆一辭日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眾因謂細軍日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將集兵萬餘入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

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

造戰具

紀工役繁重也

本紀正隆四年二月丁未修中都城造戰船于通州詔諭宰臣以伐宋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留侍三月丙辰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四月庚戌詔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中都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正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十月乙亥觀造船于通州五年十月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六年二月庚申徵諸道水手運戰船癸亥發中都其造船戰船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煮死人膏以為油彈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于敗

南方役尙未已北方役又四起翰林封章求緩一封章

未下身首裂騷然諸路並籍兵親老不許留一丁存者
十萬揮斧斤夜中照我人膏燈材有不足屋舍傾天陰
鬼哭中都城嗚呼中都良已苦得免簽軍猶勝十五路
天金國志翰林學上所宣上封事畧曰民爲邦本
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
久苦轉輸不勝疲敝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
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爲
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
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
語未竟左右以刀刺其額遂屠之又國主聚兵將
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
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
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
之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
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一十五路皆簽之

試舟師

紀討徐元張旺也

本紀正隆五年三月辛巳東海縣民張旺徐元
等反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率舟
師九百浮海討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
舟師耳六月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平七
月辛巳詔東海縣徐元張旺誅誤者並釋之壬
午以張宏信被命討賊稱疾逗留萊州與妓樂
飲燕杖之二百

徐大刀刀法高生平不戀花柳嬌舟師上下習練勞鯨
鯢何敢掀波濤掀波濤激東海大刀行鯨鯢醢矛穴揮
矛翻敵舟弩牕發弩穿重鎧君王莫道試舟師舟師曜
武僅在斯三萬水手亦何知坐見船板一箭着一屍

徐文傳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爲業
往來瀕海數州剛勇尙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

戰士為密州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為徐大刀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于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勢皆為賊所害州府令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眾請降師還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南宋書虞允文傳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漂至薛家灣王琪以勁弓齊射人多撥屍于板各舟無入存者

江南行

紀海陵南伐也

〔倭幸李通傳〕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李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

先導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阿家說夢薰風殿上帝宵來曾識面堂堂天策上將軍試取江南反掌便醒來宮裡笛聲高一曲新歌望海潮宮調不聞往不返錢唐佳麗欲魂消美人相送珠簾外百日之行須自愛君王淚莫濕紅袍外府寶應收玉帶百萬軍行震鼓輦淮陽南去滿旌旗劉如準擬鋪新褥內苑安排種木樨豈知大定天先定預志改元供掉整祠荒項羽泣英雄魚躍寧王虛瑞應禍福由來總自求隋煬覆轍在揚州高麗未滅身先殞江左雲霓一笑休

〔大金國志〕正隆三年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

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命征宋
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
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遣人至廐中視乘馬汗如水
取箭數之亦少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
取江南乎通等皆賀又時國主及梁大使及妃嬪
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
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
也既而后亦到隨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
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張仲軻傳
宋余康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爲玉帶附賜宋帝使
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此爲賜卿如見爾
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
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府耳
梁琬傳海陵欲伐宋琬極言宋劉貴如絕色傾國海
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
潔者俟得劉貴如用之按張丑清河書畫舫劉夫人
字希建炎間嘗主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
李通傳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用兵淹延歲月今
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毋以
征行爲勞九月海陵戒服乘馬具裝啟行明日妃嬪

魏海州

皆行宮中慟哭久之按國志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
乘馬金甲自宋州出本紀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
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十月東京留守曹國
公烏祿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丁未大軍渡淮
將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十一月庚午
左司郎中元不喝等聞放入白東京即位改元事上
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出
其書示之即預志改元事也李通傳過烏江縣觀
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廿二
史劄記海陵大舉伐宋與隋楊之被害亦如出一轍
至瓜州爲其下所弑與隋楊之被害亦如出一轍
高麗前漢書作高句驪麗音離海陵喜遷鶯詞旌
麾初舉正駢駢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
繡帽錦袍翹楚怒飛戰鬚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
頃合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
把功名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畧人事本無今古試
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
江左想雲霓切望元黃迎路

紀宋知州魏勝也

〔金綱目〕六年秋七月宿遷人魏勝作亂據海州附于宋九月遣兵攻海州不克時海陵將渡海恐魏勝乘其後乃分兵攻之宋李寶自海道援勝戰于新橋爲寶所敗

舞刀奮擊蒼山圍矢貫鼻齒尚未歸側身天地仗忠義
那問朝廷知不知蒼山圍解海州急忠勇李寶喜相接
新橋戰罷共安民城據孤山自雄傑隆興議和新締盟
海疆千里撤戍兵劉家統制坐不救性命直似鴻毛輕
噫嘻乎生我一寶殺我一寶如意戰車空自好焉得高
呼王九郎張旗共守淮陽道

〔南宋書〕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末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

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
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金人遣蒙恬鎮
國取海州抵新橋勝迎之殺鎮國沂民壁蒼山者數
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旆來告急勝提兵往
救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
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果解蒼山圍勝嘗出戰矢中
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敵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
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
將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其功金主亮渡淮
慮勝睨其後分兵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
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入于新橋大破之
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勝在海州民安其
政海州城西南孤山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
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爲獸面木牌
大槍數十垂璫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
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
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弩車當
陣門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砲車在陣中兩陣
相近則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

則出騎兵掩擊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以其
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
戍命知楚州金人乘其懈來襲勝欲禦之都統制劉
寶以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
于寶寶堅不發兵勝中矢墜馬死李寶傳膠西之捷
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王友直傳
友直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
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
扼其歸道子蓋麾軍進擊圍遂解按子蓋張浚姪時
金人圍魏勝于海州奉詔解圍紹興三十二年事也
宋傳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
揭日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

黃牛堡

紀宋制置王剛中也

金綱目正隆六年九月徒單合喜敗于黃牛堡秦隴洮三州皆入于宋

大散關鐵騎充黃牛堡遊騎攻守將告急人情沟沟東

溪一馬鬣蓬鬆二百里路夜半行如風吳家老將起帳
中挾以疾馳奇兵從守臣翼以神臂弓捷書早奏明光
宮歸來泊然不居功豈徒榆柳綠蔭濃甘棠一例懷召
公

南宋書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紹興進士第二人故
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遷中
書舍人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剛中命制置四川
御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時吳璘累官閬至大帥其
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于
柔以武競則室于暴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
立崖塹馭吏思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
會會敵騎度大散關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
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
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
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
將帥之功我何有焉燾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

遠矣成都萬歲池廣表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
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著有東溪集諸書續資治
通鑑金人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
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將人將人將人將人將人將
一馬騎二百里至吳璘營璘即馳至殺金坪李彥堅
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
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
休復
洮州

陳家島

紀蘇保衡敗於李寶也

金綱目蘇保衡之師敗于陳家島鄭家奴没于陣所亡器甲糧料以萬計

海波騰躍欲没山北風倒拒潑李三李三心腸堅鐵石
再拜神祠借神力拜未終神反風桅樓底聞鼓鐘鼓鐘

嗶嗶海山蒼蒼戰艦捲聚不復成行潑三箭火焰發
風助火威火四達濤山浪屋徹底紅掣可舉帆不容髮
嗚呼海風爾何心得非中都夫匠之冤魂

續資治通鑑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引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可舉帆皆細纜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南宋書李寶乘氏人少無賴鄉人號為潑李三金主亮渝盟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召寶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令督海舟捍禦次江陰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偕

往寶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
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
酬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
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矣寶喜曰我
兒不負乃翁矣趨眾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
兵登岸將士無不一當十敵引去按此在陳家島前
楊王江上錄海陵政令苛
急中都工匠死者數千人

瓜洲渡

譏宋統制劉汜也

金綱目宋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
瓜洲海陵悉取淮西地進至瓜洲錡疾甚令劉
汜塞瓜洲時宋遣葉義問視師江淮義問令李
橫權錡軍事海陵督兵過江劉汜不戰而潰橫
軍益孤不能自立亦退大兵
乘之殺宋統制魏俊王方

鎮戎性愛玉女粉洗面時需六七品芝蘭玉樹紫羅囊

風流未許相牽引威名舊日劉都護老病年來愧謬誤
一愧不如虞允文再愧不如謝太傅

南宋書劉汜錡姪也習膏粱氣味每洗面用澡豆玉
女粉之類六七品凡奉其身者皆稱是錡扭于順昌
之勝欲功名萃于一門傲謝安之舉元而竟以非才
誤事錡深恨之劉錡傳錡字信叔秦州城紀人父
仲武歷官瀘州軍節度使錡其第九子也美儀狀善
射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塞之
人服其精高宗即位為龐西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
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又督府參贊虞允文自
采石求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
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
矣嘔血數升而卒諡武穆

采石磯

紀宋參謀虞允文也

金綱目十一月師
敗于采石還奔揚

隔江十丈建黃屋絳旗還隨繡旗簇。馱馱力健正嘶風。
盛氣直壓江南北。參謀高坐蛾眉臺。戈船左右次第開。
海鯨踏動巨艦破。登山觀者數里排。當年記得梁王濟。
不見一人與一騎。正隆渡江乃若斯。車書混一知難冀。
玉麟枉自賜黃金。龍鳳舟前盡敗兵。不見中流紙船輕。
六十萬眾不如一書生。

南宋書虞允文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
洲朝命成閔代鉤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
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已去顯忠未來我
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勞之眾曰敵謀
明日渡江勢已迫奈何允文曰爾輩能戮力金帛誥
命皆在此眾曰當盡死力轉相告皆奮臂請戰允文

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
黃屋亮踞坐其下時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
將列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
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
望楊林口一舟先出首尾相銜凡出十七舟通資治
輒十餘為沙塞不可出允文急命當塗民登海鯨船
踏車發十海鯨迎之允文坐蛾眉臺督之曰此是必
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鄉之理眾皆奮躍海
鯨衝十七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
其下昔年兀術渡江事其下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
軍即走我船着岸無一人一騎亮曰我渡江亦如是
矣及楊林出舟當塗民登山觀者排立數里不動遂
助兵勢金尙有四十船未出江亮怒盡殺之捷聞允
文謂將士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
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再以捷聞海陵遂焚龍
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
濟江者也亮至瓜洲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
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
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未可輕
亮怒欲斬之未幾亮為其下所弑續資治通鑑金

主亮築臺江上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又亮戎服乘馬衆六十萬號百萬氍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駐驂力健詳前江南行註車書混一詳前吳山圖註

龜山寺

海陵躬爲弑逆未正天誅故申撫青雜說以昭

炯戒

宋稗類鈔逆亮入寇時劉信叔在揚州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白了城多寫完顏亮死于此字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寺人多不可容致變死

神兵十萬空中行東爲許遠西張巡上帝誅逆有先聲
兵威已振皂角林南雷左右鬚似戟奪盡從征將士魄
長江沓沓鴉鵲船三十二軍都倒戟海陵至此應爽然

天位妄據十三年殺人到底還自殺龜山窮蹙人誰憐
御舟拋擲金龍箭迎路元黃那得見大磐衣裏烟滿天
殘魂空泣班荆館

王明清撫青雜說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以遏其衝其勢漸逼主將每遣小校四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具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北人又不類官軍其人馬行速已出兼資之後號令下寨兼資遂歛所部隱身蘆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荻林中有一人否一人應曰彼乃生人與我不相關涉兼資聞知爲鬼兵乃免胄出見守寨門官再拜曰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報中軍須臾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一人廣坐冠服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面貌亦俊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裝甲胄兼資再拜致謝未畢西向者曰我奉天符來助汝太尉管取必勝兼資再拜謝因請神號西向者

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不與凡間通言汝不必問某乃唐張巡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萬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書頗記張巡許遠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整冠欽容羨其英特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須臾命酒肴饌亦人間之物惟天神不食忽傳漏者報云天漸曉矣巡謂兼資曰汝歸語汝主將我奉天符此去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呼其所部至下寨所已不復有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言大金國志金人既得揚州卽遣人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李通傳海陵自將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畧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武定武威武捷武平武成武毅威震威畧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又海陵至揚州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射之南岸招諭宋人于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卽命焚之甲午令軍中運鴉鵲船及糧船于瓜

洲渡期以明日渡江後者死續資治通鑑紀黎明耶律元宜金史元宜完等諸將以衆薄亮營亮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日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裏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本紀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館元黃迎路海陵詞注見江南篇

七星胸

世宗爲金令主治號小堯舜首紀奇表見神靈

天亶也

本紀世宗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母日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于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爲第一

每出獵者老皆隨而觀之皇統間封葛王貞元
初為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
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
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

遼陽日長睡正濃紅光一片生房櫳屋上蜿蜒蟠黃龍
藩邸佳祥那可窮君王致治堯舜同奇表不必三乳豐
七星北斗羅心胸何啻眉八彩目重瞳

五行志正隆六年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一日
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于室上又夜有大星
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
見之是時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
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
陵下詔南征本紀贊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
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
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清安寺

紀除患也

本紀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
存福伺起居適以造兵器餘財造甲數十存福
宣言留守何為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遂與推
官李彥隆託為繫毬謀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謀
來告平定知軍李蒲速越亦言其事海陵嘗聞
上有疾即使近習來觀動靜至是又使謀良虎
圖淮北諸王上知之常隱憂及聞存福圖已
事且有迹帝舅李石勸上早圖之于是以議備
賊事召官屬會清安寺彥隆先到存福累召始
來並于坐上執之十月乙巳擊殺存福等是夜
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
進固讓良久于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
即位

國狗之瘼無不噬良鄉往事淚猶漬綱羅千里布毬塲
欲翦爪牙集蕭寺蕭寺清安日閉關憫忠方丈同寬閒

備兵聚議召高李有如酬酒祝狂瀾留守生平弗奉佛
抱得佛心佛蔭密慶雲五色護空中杳靄鬼兵並消滅

昭德皇后事詳見良鄉哀註廿二史劄記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真宗計建道場于此及金大定間策試女直進士于此二事今又得數事遼史興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與皇太后素服飯僧于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導以遊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于大延壽寺欽宗館于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囚于憫忠寺明日殺之此皆憫忠寺故事也本紀正隆六年東梁水漲溢暴至城下水與城等疾女墻石罅中流入城湍激如湧城中人惶駭上親登城舉酒酬之水退又大定八年正月辛未謂秘書監移刺子敬日朕于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為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

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鬼兵見上注

高才篇

美舉賢之急也

本紀大定二年正月上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史贊舉賢之急求賢之切不絕于訓辭

人才愈拙乃愈真正士不登權要門五品以下我不識
鷹房廚人難治民君不見段秀實顏真卿當時蔽之在
大臣沒齒不得秉樞衡堂阜一囚已瀕死三疊三沐尊
攘垂千春嗚呼天下亦大矣黃金臺前水瀾瀾宰相薦
賢事最美勿畏才能高於已

〔本紀〕三年詔求仕官輒入權要之門追一官仍降除
以請求有所饋送及受之者具狀奉裁〔又〕上謂宰
臣曰五品以下闕員甚多而難于得人三品以上朕
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
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
常事耳雖曰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又〕
上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升
擢朕卽位以來以此爲戒近聞蠡州同知移刺延壽
在官汙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
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
職任〔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
之衆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
終不引用亦當時大臣銅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
親故而特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曰齊桓中主
也用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旣
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
某人長于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
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卿
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平章政事襄及右丞張
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上曰

春秋諸國分裂土地徧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
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其治者乎宰臣
皆有慚色〔附〕上谷圖經黃
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

仿魏吟

美求言之切也

〔本紀〕上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
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
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
利害者豈知而不言哉毋乃亦不知也

皋益旣遠近惟魏徵有大利害苦口力爭君臣嘉會勿
讓古人一解 嗟嗟臣工各具肺腑百姓上書猶有所補
矧居機要忍緘默以終古二解 古人將諫與妻子訣鼎
鑊在前志不可奪母撫細碎謂能拾遺補闕三解 今日

上章明日執政功名之階奏疏是競苟有利于國家我

不爾斬四解祁宰譽諤事君以忠專任獨見惜遇瞽聵

殷鑒不遠勿比我于正隆五解孰爭稅戶不日免之孰

議北原不日城之以規為璫夫何至於斯六解

世紀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

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

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百

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信居機要畧無

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

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

更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又曰

朕觀前人臣將諫于朝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

同列目覩其死亦不顧身又為之諫此盡忠于國者

人所難能也又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

古之諫者既忠于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

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觀

覲執政耳其于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

昔海陵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于市此本朝以

來一人而已大金國志李晏傳初遼人掠中原及

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

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

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為民閭山寺僧賜戶三百

與僧共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

寺不為理又訴于晏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

吏弄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處乎宰相

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曰前日車駕幸遼東

飾金禁

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規持
我耶即日免之按閭山寺金史作龍宮寺康元弼
傳大定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
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盜而城在盜中水易為害請命
于北原曹人賴焉

美服御節儉也

本紀八年詔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並勿用黃金

民間語。禁銷金。宮中器。禁飾金。君王惜金。金日新。咸知黃屋非堯心。君王服。尚澣濯。一衣三年亦不惡。君王居。懶植竹。卑隘民家念暑溽。由來多費豈美事。儉約當從貴。近始興修歲。損宮人錢。工役還將奴婢使。嗚呼。以此示後昆。殿廷繡工。猶用一千二百人。

本紀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改作明金字。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時帳幕。常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令足用。何必事紛華也。
又上御廣仁殿。

皇太子親王皆侍膳。上從容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承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上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又上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又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卿等當更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張汝霖傳。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廷。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為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寢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尚食局

美菲飲食也

趙興祥傳為左宣徽使上日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祿出于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酌量損減

尚食局滋味調尚食官嘗視勞太官一飯費民間竭脂膏君言天子亦人耳御廚侈靡徒爾爾有羊何必沙苑供但取可口而已矣時果海葱擾可知不須香閣諫官辭人來曠野留地輩騎走風塵罷荔支咄哉民飢不可見公主家中日歡讌莫學遼家日宰三百羊朝夕徒誇有餘膳

〔本紀〕二十七年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又〕上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只

四五味已厭厭之比初即位日減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任費安用又曰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又〕召尚食局使諭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遍舉徒為虛費自今只進可口者數品而已〔又〕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日葱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惟上林諸果三日一進〔又〕上諭尚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曰閬苑州采地蕘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冊〔又〕上退朝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枝非便上諭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上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沾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方知之〔又〕上曰朕常日御膳亦從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當直官皆目睹之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間疾苦也〔又〕

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移刺子敬論古今事因日入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

皇武宴

會寧爲金舊土皇武一宴如讀行葦詩也

本紀二十四年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又二十五年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日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我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我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

慨想祖宗宛然如親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于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

金源風俗重端午菖蒲青青滿江潁大杓共講布衣歡玉液瓊腴溢皇武上京發祥地桓端何九九時聽女直詞相顧俱怡然何爲使我燕京去會寧迢迢有如隔遙天安能身為沙忽帶載我兄弟日向海古相流連歌我曲呼我祖慷慨淋漓自成譜王業艱難宛如覩和歌循環盈堂庶宗戚捧觴醉袖彈不知沛宮擊筑可如我

本紀二十四年二月上日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閭宗室父老按沈德符野獲編京師最重端午天壇遊人極盛聯鑣飛鞍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

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自龍舟而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本紀〕十二年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二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爲國中者以違制論〔國語解〕桓端松也沙忽帶舟也

歌本曲

世宗歌本曲其詞不傳因集國語解補之亦余

尙書聖壽鐵擺詩例也

〔本紀〕二十八年三月丁酉朔萬春節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驪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托以

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歡而罷〔契丹國志〕余尙書靖北語詩有聖壽鐵擺俱可忒之句註鐵擺嵩高也可忒無極也

我買沙忽帶猶能涉忒鄰我養訛古乃猶能上哈丹誰

言十謀克不及一猛安一解咨爾勃極烈毋徒尙奴申

不見答不也烏烈嘉穀新不見阿徒罕胡刺爨烟橫二

解水邊執輦香山桓端古藹藹山只昆夙夜幹里朶

兀典麗中天勿學謀良虎三解莫嫌阿里孫祇貴散亦

孛莫嫌謾都訶祇貴辭不失庶守撒答言無忒阿胡迭

四解

國語解沙忽帶舟也武鄰海也說古乃犬之有文者山之上銳者日哈丹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也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奴申和睦之義答不也耘田者烏烈草廩也阿徒罕採薪之子胡刺竈也桓端松也孰輦蓮也山只昆舍人也幹里朶官府治事之所兀典明星也謀良虎無賴之名阿里孫貌不揚也散亦字奇男子也謾都謫癡騃之謂辭不失酒醒也撒答老人之稱也阿胡迭長子也

散官祿

紀厚宗族也

本紀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于親親之道有所未宏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于詩書皆帝王美事也

女直棟莩連文武才多全。玉林有未實思與置散官散官置祿可賜任教一日啗三羊朝夕之供能自致噫嘻乎海姑兄弟指邱墓宗枝那得常如故莫但誇數車書五虎賦。

始祖以下諸子傳贊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人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最傳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最獻東狩射虎賦賜以佩刀玉帶良馬數車書亦最事已見第一卷女直字註

金蓮川

美納諫也

地理志西京路桓州曷里許東川更名金蓮川世宗日蓮者連也取其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景

明宮避暑宮也在京陞有殿日
揚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

金枝玉葉紛相連。景明宮殿環晴川。君王避暑年復年。
啟行萬乘方轟然。誰其諫者王府椽。綠章夜上神龍殿。
危言仰觸雷霆威。微命渾忘螻蟻賤。猗嗟宇宙方光昌。
以時巡幸庸何傷。恐閉言路霽威受。寧嫌抗論比陪湯。
君不見唐宗能罷關南行。漢帝不敢馳霸陵。君明臣直
照古今。千言纚纚不負建鐸懸軺心。

梁襄傳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于叔父寧性穎悟日
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
遷邠州清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
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日
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
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地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

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
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險其費數
倍至于頓舍之處軍騎闕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
難收滅獲連連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
官衛士富者車帳備容貧者穴居露處與臺皂隸不
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眾人天
傷無辜何異刀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臣聞
高城峻池深居遂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
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
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
知其必疲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
臣知其必疲瘠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
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
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累糧已空褚衣已敝猶
且遠幸松林以從田獵行于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
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于前矣以陛下神武善
騎射舉世莫及設于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
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至翠華有峭陵之避襄城之
迷百官狼狽于途途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
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以

此也臣聞太康敗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帝海陵雖惡德實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遠皆可為殷鑒也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同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下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臣以螻蟻之命犯雷霆之威陷千吏議豈不愚謬惟陛下俯垂聽納則雖死猶生也世宗納之遂為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至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如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庸何傷乎豈必深處九重便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遊以時即兆禍亂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選為監察御史吏贊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于斯為盛嗚呼休哉

金帶諭

紀飭蒲察通也通後拜尚書右丞平章政事意

已革其非心歟

續資治通鑑金蒲察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為人十二月出為肇州防禦使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曰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

李郎御記姓名噪絕裾不願同溫嶠生平至性本過人忠實微嫌心未到官家默司造化功千辟萬灌金在鎔鼓舞磨鍊意交至感愧胥在一帶中浮沉外僚疑不起盡心讓事天顏喜崇尹從前未得過敬暉此日難輕擬

忠孝由來本性生才猷偏至待裁成肇州謫去憐遷徙
宰相歸來輔聖明

按蒲察漢姓曰李猶完顏漢姓曰王徒單曰杜石抹
日蕭移刺曰劉納刺曰康夾谷曰全裴滿曰麻散答
日駱僕散曰林紇石烈曰高烏林答曰蔡木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也見國語解蒲察通傳本名蒲魯渾
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
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
廷義而從之世宗時除殿前都檢點初大理卿闕世
宗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
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
之機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
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
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
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
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
大不作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
也閱三年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初通在政府舉太

子宰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
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饋獻議

紀持法平恕也

續資治通鑑金尙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
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
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尙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
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
天下之道自今宰執
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交聘最重生辰使聖節綾羅雜沓至耳目所及濡染深
饋獻紛然滿篋笥議上君王發嘆噫豺狼不問問狐狸
貪廉黜陟宜中興樞密尙書孰是非君不見買車材不
償直取良弓拋不得由來小玷難深責生辰奚必科貪

墨。生辰使見交聘表天金國志皇統四年夏遣使於南宋賀天中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辰禮物隨京府州軍并運司每年供綾羅共二千三十段大定二年二月十一日禮部擬呈依准前來舊例五品以上文武職事官依下項等第供進銀香合蒙准行三師三公五十兩親王宰臣使相四十兩執政官三十兩二品二十五兩三品二十兩四品十五兩五品一十兩具位臣姓名今謹進獻萬壽節祝聖壽儀如復香合銀合種和右謹隨狀上進以聞本紀十八年十一月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于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解職上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汙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惟當用中典耳又上嘗命左衛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妻室以告命點檢司蜀磐磐妹為寶林磐屬內侍僧兒言之寶林寶林以聞命杖僧兒百出磐為隴州防禦使

東塔樂

紀女直科得人也

選舉志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大定十三年乃就憫忠寺試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日文路始聞而有此得賢之象也中選者得徒單

一聲。一聲。天樂和飄飄來自宰堵波起於起處人莫定。文明肇啟女直科女直科始大定三問不容遺一問漏寫詩註總難登先試論題許其進是時徒單能宏道光武中興傳賦藁塔語清於替辰岡如道此科此人好我欲記此樂此樂調何長遙空一片諧宮商焉得聽風聽

水譜霓裳

〔完顏匡傳〕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大定十九年世宗詔充太子侍讀宣宗章宗皆就學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顯宗監國二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把內刺國史院編修官大古衡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此戶可封今欲與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已試明日人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孰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教鑑長于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選舉志〕二十八年上諭宰臣曰女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上曰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于經內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徒單鑑傳〕鑑穎悟絕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

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詣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尙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從之九年八月鑑等二十七人及第鑑授兩官餘授一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鑑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才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日鑑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日不設此科安得此人鑑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有宏道集六卷

金源紀事詩卷五

金源紀事詩卷六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榦禮卿

錫宴錢

美獄空也

唐括安禮傳大定初爲大興尹七年大興府獄空詔賜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世間奇事那有此囹圄一空刑殺止獄囚歲斷二十人
宇宙太和今日是吁嗟鬻金阿思鉢箠楚累人冤入骨

從今貫索九星沉。何怪慶雲叢捧日。啾啾有鳥巢獄前。轆轤閒殺木鶴仙。百杯獄吏胥陶然。此樂何減唐虞年。

刑志七年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求盜不得命檢點司治之執其可疑者八人鞠之掠三人死五人誣服上疑之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刺道雜治既而親軍百夫長阿思鉢鬻金于市事覺伏誅上聞之曰筮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鞠獄者不以情求之乎賜死者錢二百貫不死者五十貫
本紀七年七月己卯慶雲環日八月辛亥慶雲環日
禮志應天門頒赦設雞竿于樓下左竿上置大盤盤中置金雞雞口銜絳幡幡上金書大赦天下四字卷而銜之又設捧制書本鶴仙一人以紅繩貫之引以轆轤置于御前欄子上又設捧鶴畫臺于樓下正中
本紀紀贊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勸孝錢

紀余里也十子孝行也

本紀二十一年正月甲子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有移刺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于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上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于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爲孝子之勸

移刺有十子母死泣不止相率廬墓去同心邁前史一旬而一週三年疾如駛淒其風雨中時呼兒在此百戶賜孝經風動乃至是莫言大定亂民多十子人人泣蓼莪至性結成聖世瑞又何啻異畝合穎之嘉禾

梁肅傳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卽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
廿二史劄記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
定六年泰州民和卓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等
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
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
錫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
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
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
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二十年布沙堪羣牧所羅
和俱以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二十三
年潞州民陳圓俱以亂言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
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究
有司俱不敢隱故奏獻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
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于吏治耶（五行志大
定三年永興進嘉禾異畝同穎二十四年眞定進嘉
禾異畝同穎）

平窩幹

大定初年契丹難作窩幹橫噬世宗召還謀衍

責成僕散忠義蓋武功成於睿斷也

（金綱目）海陵使脾印燥合籍遼丁壯遼人曰西
北世相征伐若丁壯盡行老弱悉爲虜矣燥合
不聽于是西北招討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
使沃側及燥合等立故遼王延禧之孫爲主推
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海
陵使僕散忽土往討無功撒八恐大軍繼至不
敵乃謀歸西遼既發衆不願往僞署六院節度
使移刺窩幹殺撤八執老和尚自爲都元帥引
衆東還至臨潢府東京留守烏祿招之窩幹謀
于衆或言昔谷神丞相嘗言西北部族他日尙
有事今正合此語決計不降有衆五萬（又大
定二年秋八月以僕散忠義爲平章政事兼右
副元帥德壽爲兵部尙書同討窩幹僕散忠義
敗于花道德壽援之窩幹遁追及于陷泉獲其
弟梟七月窩幹平括里撒八奔于
未）（按僕散忠義今作布薩忠義）

長源水馬力竭霧霖河岸斗絕斜哥父子軍謀拙天正

賜張終勿戢。長鬚元帥喜談兵。太師梁王更再生。指麾左右揮鐵簡。角之犄之鋒誰撓。陷泉霧塞兵不進。釃酒呼天天亦應。廓然四顧皆清寧。瞻落南岡偃月陣。君不見雲中余覩事無成。一姓由來不再興。千秋兀室功烈等。唱徹凱歌燕子城。

金綱目大定二年高幹自秦州攻濟州欲邀截糧運謀衍遣福壽等率左翼紇石烈志寧率右翼以輕兵襲之羣牧人紇者棄家來降謀衍曰賊馬肥健官馬疲弱所以不能取勝勞其馬而疲之必捷此去賊營八十里此遇賊馬已憊賊之輜重去此不遠攻之賊必來救比至賊馬已疲而我馬未乏以逸待勞勝之道也從之先攻其輜重高幹來救遇于長源水大破之按長源水金史作長樂紇石烈志寧今作嚇舍哩志寧又窩幹率衆西走紇石烈志寧追及于霧霖河未得渡乃對岸爲疑兵而令夾谷清臣徒單海羅

于下流偷渡兩岸斗絕且泥淖軍士束柳填港而進叛臣傳移刺窩幹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受其僞署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正隆六年十二月遂稱帝改元天正僕散忠義傳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畧宗弼稱之曰此子忠畧過人將帥之器也移刺窩幹僭號兵久不決元帥完顏謀衍旣敗之于霧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卽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忠義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封榮國公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復追及于梟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梟烏延查刺傳查刺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簡萬戶世宗卽位爲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幹戰于花道賊引去西過梟嶺追及于陷泉僞護衛

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刺查刺回顧以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窩斡既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是時窩斡執窩斡諸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神獨幹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于城盡得所畜善清臣宗寧平上日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馬逆黨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按志寧梁王宗弼壻余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按志寧梁王宗弼壻余觀兀室註詳前雲中嘆篇

取淮泗

宋張浚都督江淮遣李顯忠邵宏淵伐金二將不協師潰符離紀其不如金帥之和也

通鑑綱目降興元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李顯忠復靈璧遂會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又李顯忠邵宏淵之

師潰于符離續資治通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字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鬥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追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壚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

關西將軍克敵弓炎天力卻萬騎攻三更鳴鼓忽大譟一軍幾化爲沙蟲符離未幾師大潰靈壁戰功悉拋棄

豈真搖扇求清涼。已見諸公失淮泗。金源有君兼有臣。
十人那能執一人。宿州旗幟識上將。東西倏忽驚若神。
一彼一此疆場事。勝負兵家皆自致。梁王女壻大將才。
挽強深拜髯翁賜。君不見夏月久雨弓解膠。萬張貯庫
誰所教。王吐鵲兮金線袍。和衷烏者渾忘勞。

續資治通鑑張浚渡江丙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
郎瑛七修類稿宋高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全史可知
紇石烈志寧傳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但恐世輔遽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

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萬戶蒲查擊敗之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籍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于隍間世輔乘夜脫走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叶鶻賓鐵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按李顯忠金史作李世輔僕散忠義傳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于別庫及自汴赴關議事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按忠義本名烏者

鎖使館

紀宋使臣洪邁也

金綱目大定二年二月宋遣洪邁來報聘書用敵國體乃鎖邁于使館三日不通水漿將留之

張浩諫
乃遣還

洪佛子有令子皇華使。前後至。昔時君王去尊號。今日弟兄講投報。尊號已去禮數恭。投報初講嫌倨傲。昔時天寒燃馬矢。今日館中絕漿水。馬矢紅時麪可煨。水漿絕後渴欲死。諸生莫漫笑。擺頭擺頭拚見烏白頭。當時不得張參政。那免復向冷山遊。

洪皓傳為秀州司錄歲勞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咸德稱洪佛子按邁皓第三子然馬矢註見冷山行天金國志宋以中書舍人洪邁為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宿悵悵從海上之盟獲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素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譽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日願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

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報書有日名分既一言而定貢翰亦兩紀于茲又日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宋碑類鈔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盧為金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使詞云洪遭被拘留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會經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姪皇帝

隆興議和稱名稱姪湯思退主之是又一秦檜也

續資治通鑑隆興二年八月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日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陞辭奏日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

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出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上皆婦人也

小朝廷日紛爭一檜死一檜生奉表稱臣三十載變而稱姪喜不勝君王耀德不耀武兩家自息爭戰苦不然反覆在諸臣盟誓之言亦何補君不見石敬瑭兒皇帝石重貴孫皇帝歲歲事遼全不濟何如南北稱兄弟關南國書有舊例

南宋書秦檜主和胡銓抗疏言日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為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願斷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以死寧波處小朝廷求活耶按三人兼王倫言懷麓堂樂府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立臣為朋誰哉更問胡邦衡契丹國志關南誓書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二月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云云時朱慶立二年也

撤戍兵

紀南北和議成也

金綱目大定五年遣宋使魏杞還復通和撤淮南兵命元帥府酌留六萬人戍邊餘北還仍以歲幣犒賞諸軍

猛安兵謀克兵從今一撤不復興淮南戍淮北戍兩家戍兵須盡去勸君勿愛馬刻木勸君勿令絃傷目好鎔鐵杖鑄農器長淮一路驅黃犢

宋稗類鈔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劉恭甫奏事便殿見一馬在殿前不動問王公明曰此木刻者上于萬幾之暇御以習據鞍騎射也續資治通鑑乾道五年夏五月帝以射弓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千萬里之遠尙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

鞏洛原

紀葬宋欽宗也

續資治通鑑乾道六年十一月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附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

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七年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按鞏洛宋列祖陵墓所在此大定十一年事

少帝有九哥九哥無少帝太乙宮使不敢期臨安啞樂同兒戲蒼涼孤樞歲月徂鞏洛空原身似寄噫嘻乎生不識錢唐城死猶葬河南地荒荒列祖陵魂魄不相棄遙念永獻名子虛足垂涕龍沙歸去木燈檠一品此間黃土存免得他年林義士春風一例哭冬青

太乙宮使註詳前歸韋后篇三朝北盟會編醫官王繼先于宅傍荆一別館畜臨安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畜金盼盼父子聚麀令妓女時作歌舞聞淵聖升遐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為戲名為啞樂朝野雜紀欽宗之喪舉哀于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遙上陵名曰永獻癸辛雜志楊髥發

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按欽宗葬洛極且不還安所得燈檠癸辛雜識似誤南宋書林德陽字景曦太學生當諸陵發時故為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收鑄銀作小牌賄番僧得高孝兩朝骨歸葬東嘉其詩曰一環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遂昌鄭元祐紀之

搢笏疏

紀宋使范成大爭受書禮也

南宋書范成大傳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金廷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

館所金主遣使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金綱目大定九年夏閏五月宋遣祈請使范成大來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世宗復書言陵寢只可奉遷而降榻受書尊卑之分久定不許

天力日力與國力三者不虛藉臣力石湖名譽出扶桑仰止風流到巾幘大定通和盟誓成豈將叔姪比君臣捧書北使多陞殿降榻南朝憾屈身燕山奏草懷中具慷慨陳辭衆目注但知欲改受書儀那問此非獻書處南渡才名范陸齊范家搢笏陸家知陸家自愛南園好譜出錦綉紅縐詞

本傳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累遷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日

日力日國力日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按
范有石湖集天金國志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
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
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
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
宋帝悔之遣使祈削此禮報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
河而如舊職音遽至指鞏洛以爲期抑聞附請之詞
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
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又十一
年宋遣趙雄來賀國主生辰附國書曰再披諒諭之
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
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不報
四朝聞見錄陸游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又有鄭絳者
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載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
仆鄭石座之地後韓敗鄭竟免又韓喜陸附已至
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綉
紅縵之語

西湖行記

王競奉使當在海陵時而本傳及交聘表俱不

載故附著於此

元好問中州集王競奉使江左讀同官蕭顯之
西湖行記詩雲烟濃淡費臨摹行記看來卽畫
圖雲夢不妨吞八九
筆端滴水了西湖

惜別換衣時飲餞馬上一鞭語欸欸春秋報禮備皇華
行行早至班荆館館裏開筵恩澤長明晨天竺去燒香
乳糖沈水清齋寵銀合龍茶撫問忙兩朝叔姪新盟在
信誓尊卑終不改候潮門外暫徘徊濃淡烟雲費摹揣
胸中雲夢吞八九滴水西湖亦何有一編行記是披尋
勿疑和靖臨安守

許亢宗行程錄就殿上請國書奉下殿賜使副襲衣鞍馬各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名爲惜別之會又日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贈常時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不計巡以醉爲度皆舊例也又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爲異日之記引接展狀舉鞭揖則各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爲不忍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爲之揮淚南人無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爲之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祝穆方與勝覽都亭驛在候潮門裏國信所北使至闕先遣館伴使賜御筵于班荆館明日始至都亭驛又明日入見見之酒果次日與伴使皆往天竺寺燒香上賜沉香乳糖齋筵北使到闕賜御筵于班荆館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三十兩陸游老學菴筆記金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鄧千里館之道西湖至和靖祠忽問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但笑而已

分國表

紀拒任得敬之請美燭遠也

西夏傳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囉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尙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日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續當遣使以詢來歷得敬始有懼心入月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仁孝夏國王李乾順子

斜哥書姦臣筆分國表權臣逼朗朗中天日月懸窮陰魑魅俱逃匿昔者乞良醫一騎西南馳附表忘定分禮

物紛相貽。噫嘻得敬。有何病。病在異圖。失本性。上醫醫國。仗天家。一表識得膏肓證。全璧依然帶礪盟。囉龐嶺地不容輕。百頭寶帳。杼枕惻。廡下還叨飲饌精。

〔本紀〕二年七月。速頻軍士木里古等誣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誣也。木里古伏誅。〔西夏傳〕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月。遣奏告使殿前太尉。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為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則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敬。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卻之。〔又〕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所獻。自有方物。可卻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為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本紀〕二年四月。

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及進方物。及賀萬春節。辛巳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皆坐廡下。賜食上寮。其食不精腍。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

四十城

紀卻趙位寵之獻美不貪也

〔高麗傳〕大定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昭遣徐彥寧等九十六人。土表曰。前王本非遜讓。大將軍鄭冲夫。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昭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為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為虐。詔執徐彥寧等。送高麗。頃之王昭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

九城突兀。曷懶甸幹賽當年。日酣戰。咄哉留守在西京。四十餘城。千里獻大寧。天子撚長髯。我之所實在不貪。

禮物尙許石誤玉此事奚爲來我前嶺慈悲江鴨綠尺
寸由來高麗屬纍纍執人九十六送與王家自行戮噫
嘻乎讓國表雖不真納土表更不臣不見大書三叛人
春秋谷鉞猶如新

〔世紀〕高麗背約築九城于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幹
賽敗之幹魯亦築九城與高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
攻幹賽復敗之〔地理志〕中都路京城北離宮有大
宰宮大定十九年建本紀世宗美鬚髯長過其腹
又十七年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上曰
小國無能辨識者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維德其
物若復御之豈禮體耶高麗傳十年王曉弟翼陽
公皓廢曉自立十一年三月王皓以讓國來奏告詔
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
耄不治以母弟皓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
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曉讓國表來
大畧言先臣楷遺訓傳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

立之意上疑之卻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曉吏部
侍郎靖爲宣問王曉使皓實篡國因曉于海島靖至
高麗皓稱王曉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
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曉乃
以詔授皓轉取曉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靖
還上問大臣皆曰曉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
章政事守道日待皓祈請未晚也十二月皓遣其
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

誅逆黨

紀誅徒單貞大興國奴也

〔金綱目〕大定二十二年十一月徒單貞伏誅討
其與弒熙宗也熙宗之弒同逆者九人海陵以
淫虐不良死秉德唐括辨忽土阿里出虎爲海
陵所殺烏帶爲妻所殺李老僧以反誅惟貞與
大興國尙在興國人擯不用貞雖間居以世姻
安榮自如世宗念其大逆不可以私恩曲念遂
正法并其二子及妾而宥其諸孫
未幾磔興國于思陵逆黨殆盡

咄汝奴掌符鑰。鑰不啟。亂不作。咨汝貞。爲世姻。姻不叛。亂不成。深宮二鼓擲佩刀。一刀血射燕雲高。君王性命輕鴻毛。元凶漏網二十餘年如潛逃。天公有意不使死。留待聖明爲臬。示汙宮薦棘事雖遲。亂賊膽寒從此始。多事青宮太子妃。當年轉恨締姻非。藁階已見典刑正。孫子仍看恩澤施。

掌符鑰註詳生日禮。逆臣傳天德四年大興國賜名邦基改河間尹世宗卽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厠緝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爲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逋誅至今爲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又徙單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與海陵俱弑熙宗後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

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皇太子妃除貞爲太原尹頃之有司奏海陵已敗爲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于是宗幹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女降永平縣主貞不稱驪馬都尉章宗卽位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子隨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

東宮行

紀訓儲也

本紀十一年十一月戊寅幸東宮上謂皇太子曰我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我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于父焉有忘報于子者乎朕御下惟以誠實耳羣臣皆稱萬歲

鸞車鹿鹿東宮來。前星拜伏承華開。諭德贊善左右侍。鄭松執簡同追陪。憶昔唐宗稱有道。尙有高麗須致討。李勣無恩姑出之。他年僕射加還早。我謂此言殊不類。馭下以誠不以偽。賜帶補外彼自慚。買馬不問我猶愧。孟浩涼樓諫草留。祖宗純厚是貽謀。不須博望通賓客。焉得南皮事宴遊。

顯宗傳世宗聞儒者鄭松賢先為同知博州防禦事致仕起為左諭德詔免朝參令輔太子讀書松以友諭自處帝嘗顧松使取服帶對曰臣忝諭德不敢奉命帝改容稱善十年八月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爽奏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贊善及侍從官安敢輒去爽乃揖而退帝曰宮官四員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也帝諱允恭世宗第二子

母曰明德皇后烏林答氏地理志承華殿者太子所居之東宮也賜帶補外詳前金帶論本紀十四年九月上退朝謂侍臣曰朕于親屬舊知未嘗欺心有猶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承中嘗言河南統軍使完顏仲托以買馬朕知而不問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甚如有疾又七年勅有司于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為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蜘蛛盆

美顯宗也

顯宗紀十七年五月甲辰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湏合進粥帝將食有蜘蛛在粥盆中湏合恐懼失措帝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墜此中耳豈汝罪哉

鼠涉飯不食著書傳王充沙雜粥不食擲杯聞林宗嗟彼蜘蛛盆仁厚仰東宮賦資洵純粹諭德更從容邪蒿

早見斥鮑魚寧上供以彼涵養力成茲寬裕衷粥盥進
自下蛛絲來自空無端兩相值過豈在庖饗有髮棄勿
論聖德將毋同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七月戊子
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

守國寶

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四方陰受其
賜乃承命守國天促遐齡惜哉

顯宗紀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詔帝守國作
守國之寶以授之世宗曰今巡幸或能留一二
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利但能不
墜父業即爲克家子也帝對曰臣在東宮二十
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
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世宗曰凡人

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參政輔
汝彼皆國家舊臣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
心公正無納讒邪一月之後政事自熟帝流
涕堅辭左右爲之感動三月世宗如上京

農種田商營利子克家宜主器守國之寶親手頒太子
堅辭至流涕至尊含笑對重光政事由來好共商養子
投老望得力我自權爲太上皇東宮泣無語再拜送君
去朝夕理刑名出入閑侍御採蓮數朶香拜陵一鹿鉤
宵來夢寢門時向上京住天旋日轉行相見誰道此生
難會面凶問驚傳好水川御袍溼透熙春殿噫嘻乎母
賢不爲天下母子賢不爲昊天子玉碑左右不忍看宜
爾子孫錫繁祉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顯宗紀初帝在東宮或攜中侍步於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嘗阻此輩見帝守國各爲得意帝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話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得入五月帝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係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啟稟刑名帝自披閱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近侍報瑤池位蓮開當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遊廢事採致數花足矣二十五年六月帝不豫庚申崩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好水川訃聞爲位臨奠于行宮之南大慟者久之帝在儲位久恩德在人者深每日三時哭臨侍衛軍士皆爭入臨伏哭于承華殿下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慟哭七月己酉世宗至上京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慟哭久之北葬親臨者六帝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于小玉碑并刻其碑陰皆深有理致最善射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先獵射一鹿獲之卽命罷獵日足奉祀事焉用多殺好生蓋其天性云

楊詹事

美楊伯雄也

本傳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宏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謚莊獻

前有張後有楊擊壤亭畔仁風揚懸明鏡工色聽眉睫得情同鎮定一卷書堪對碧穹清涼思與萬方同瑤山往鑒箴東宮畢生忠實無面從噫嘻乎人心險與山川比緩語低言養相體是非不取當于理焉得五京六百三十二縣處處爲說楊詹事

張浩傳改平陽尹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強

宗黜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本傳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郡駭服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嘗乙夜問鬼神事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其官何以免罪曰汝置一厯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苦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大定初除大興尹丁母憂顯宗為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為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為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為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知伯雄忠實皆莫及也宗賢傳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縣明鏡于公署趙元傳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觀者甚衆元指山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

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于眉捷問耳本紀上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為公廉賢不肖何以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為方見本心如招討哲典初任定州同知繼為都司未嘗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為招討不能固守人心險于山川誠難知也完顏奴申傳劉祁曰為宰執者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本紀上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多朕甚惡之地理志金襲遼建五京置十四總管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北面大王

紀梁肅也

元好問續夷堅志參政梁公肅為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會世宗怒宋人就驛中取國書選于朝孰可為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

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在此間內翰于秀筆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為北面大

王遂

曹子建遮須王韓擒虎閻羅王紅雲一朵捧玉旨牽馬
更得北面王北面王心正直朝廷事資碩畫詳問曾爭
受國書公平到處輸民力當年記得大風吹吹到揚州
絕世姿芊氏負來鍾建背山神送出相公妻騎箕此日
從天召天賜夫人應並造諸孫若起大王祠威嚴應似
閻山廟

本紀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大定三年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大名

通檢為準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還世宗大喜未幾拜參知政事二十八年薨諡正憲續夷堅志廣寧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猊惡林木蔽蔭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牽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梁公自言我能昏暮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怨患之明日奮袖徑去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鬼負之出諸生迎問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至見是一美婦人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良久開目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在輿中忽為大風所颺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致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至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仕通顯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元郝經天賜夫人詩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當筵滅明燭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

氏忽從鍾建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
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
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
壻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東平書記

紀宋辛棄疾也

〔金綱目〕大定二年山東人耿京作亂據東平以
附于宋海陵不道思亂者衆京據東平自稱天
平節度使使其副辛
棄疾奉表附于宋

南行青兕骨格奇東平來往着翅飛豪僧悍將恣反覆
隻手縛之如縛雞人材千古匹溫嶠權歌九曲傳武夷
朝廷當與除一帥假以便宜無阻礙閫中將將惜無人
但道殺人如草芥滁州寂寞繁雄館飛虎湖南營柵變

空題六十一上人閒殺備安錢萬貫北党南辛盡不羈
晚年落職恨離披惟餘湖海元龍氣留和東坡鐵板詞

〔南宋書〕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
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蓄懷英遇坎因留事金
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
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爲掌書記卽勸京
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亦聚衆千餘棄疾說下
之使諫京義端一夕竊印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
日伺我三日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
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棄疾斬其首
歸報京益壯之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
之建康召見授承務郎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
國殺京降金棄疾至海州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
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安
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
獻行在斬安國于市棄疾時年二十三改判建康孝
宗召對時帝銳意恢復棄疾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
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美芹十論獻于

朝講和方定知滁州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招流
散教民兵乃叛莫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
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薦棄疾慷慨有大畧召
見提江西刑平劇盜賴文政遷兼湖南安撫盜連起
湖湘棄疾悉平之乃疏請別叙一軍以湖南飛虎爲
名專聽帥臣節制詔委以規畫一月飛虎營柵成雄
鎮一方兼江西安撫棄疾爲憲時嘗攝福州每嘆曰
福州前鎮大海爲賊之淵帥臣空竭緩急奈何至是
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繕勝日備安庫又
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事未行臺臣王蘭劾其用
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閭王殿遂落職
寧宗召見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嘗同朱熹
遊武夷山賦九曲樵歌初王丞相欲除棄疾一帥周
益公堅不肯王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曰不然
凡幼安所殺人命在我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錢士升論曰稼軒人材大類溫嶠陶侃南宋罕有
其匹朱珪名蹟錄辛稼軒印日六十一上人益破
其姓文也詞話東坡詞豪放不喜裁翦以就聲律
然歌之覺天風海宇逼人辛棄疾有稼軒詞
亦豪放人稱蘇辛或云辛劉劉謂劉克莊

明德孫

紀太孫嗣統也

章宗本紀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母曰
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
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東宮宴飲
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
也又謂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
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子
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
羣臣皆稱萬歲十八年封金源郡王二十五年
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
宗喜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
語甚習朕甚嘉之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世
宗謂曰宮中有與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
近距塞十一月詔立爲皇太孫稱謝于慶和殿
世宗諭之日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
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爲
皇太孫建立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

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衆望則惟汝嘉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卽皇帝位于柩前明年正月朔改元明昌按麻達葛今譯作瑪達格

地衍氣清麻達葛天誕太孫秋七月百真一僞不容參至訓昭回頌貽厥羅羅國語不生疎長日時看輿地圖儉德箴從拾遺進登聞院許萬人呼良鄉固節懷明德豈以涅磨損堅白光孝承華雖促齡元妃有子終非嫡芝草嘉禾瑞應連鳳凰又到鼓山前新詩穀雨傳千葉赤氣司天恨十年

世宗紀二十五年上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何右丞幹特刺對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本紀二月乙丑勅登聞鼓院所以達冤枉舊賞鎖戶其令開之

六月辛卯拾遺馬升上儉德箴固節註詳良鄉怨顯宗紀追諡體道宏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承華殿東宮所居石琚傳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本紀明昌五年十二月癸未勅尙書省自今獻靈芝嘉禾者賞泰和二年八月丙申鳳凰見于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蔣一葵堯山堂外紀雲龍川泰和殿五月開牡丹章宗賦詩曰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大金國志泰和四年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

孔明傳

美徒單克寧也

本傳章宗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周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

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為克寧設坐
克寧侍立益敬無何進位太傅兼尚書令賜尚
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
譯諸葛孔明傳賜之

建太孫書屢上勃安劉君王獎太孫既登極十倍過劉
禪不忘習顯功乃譯孔明傳當時假使同諸王太孫不
處慶和殿焉知鄭王鎬王事不於大定季年見噫嘻乎
老臣心天下計兩朝授受資開濟不比南朝帶汁稱臥
龍木牛流馬笑令公

本傳二十五年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皇太子計
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
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
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畧曰今宜孝
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
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

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
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
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
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
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
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
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
最長其母張元徽女元徽子汝弼為尚書左丞二十
六年出汝弼為廣平尹干是以克寧為太尉兼左丞
相原王為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章宗雖封原王
為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于世宗世宗
嘆曰克寧社稷臣也十一月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
為皇太孫明日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
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二十八日太尉
乙亥世宗不豫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
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
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
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二十九年正月世宗崩于福
安殿是日克寧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
世宗諸子傳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見誅會鎬王

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
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詔賜永中死岳
珂程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
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遊見其議論自負莫敢撓
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
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忘
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
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陳景
俊爲隨軍漕先行餞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
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
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虛也既敗自度不能振對
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座謂人曰
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龍州詞贈郭殿
帥云細柳營開團花袖窄人指汾陽郭令公按郭倪
郭果皆韓
侂冑黨

孔廟碑

紀崇文教也

〔本紀〕明昌三年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
聖廟畢勅黨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
其檢討典故以問金石萃編大金重修至聖
文宣王廟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
修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黨懷英奉勅撰并
書篆額監修官從仕郎曲阜縣主簿權縣事劉
龔同監修徵事郎宣聖廟教授聶天覺四十九
代孫琛瑋璘摹勒五十代孫瑱揚同摹勒承安
二年三月旦日訖功楊元刊碑凡十六段承安
二年月日銜名一段五行隸書居中餘十五段
多元人題記及詩四周刻之字體不一附列于
後

明昌重儒術。邁古前無例。巍巍素王名。避諱同古帝。廟
置下馬碑。澤普衍聖裔。憶昔數仞牆。先秦等閒棄。漢高
祀太牢。廟始見載記。永平周孔偕。庠序乃秩祀。歷唐貞

觀中一尊定二祭所嗟滅裂久營建須明備勿使僧道
流祠宇獨閔麗近來進士荒不知唐書事尚有党懷英
制詔時愜志庶擬虞世南碑文煥萬世

廿二史劄記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
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此近代避
聖諱之始也本紀明昌三年十一月尙書省奏翰
林侍讀學士党懷英舉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德
俱高該通古學特賜進士及第附王澤榜俟春暖召
之丙子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
孔子之名亦令同避四年八月丁未釋奠孔子廟北
面再拜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
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
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
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僧老以佛老營利故
務在莊嚴閔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党
懷英傳字世傑故宋大尉進士一代孫焉翊人章宗
初卽位好尙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

日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日進士擢第
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今
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明昌
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承安二年乞致仕明年召
爲翰林學士承旨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諡文獻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
書在西
安府學

朱先生

紀重真儒也

通鑑綱目光宗紹熙四年陰綱目以朱熹知潭
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
命

周東遷生聖人宋南渡生先生先生聖人之後身大綱
大紀賴以存所學四字渙而醇慕之實過胡邦衡去國

靈芝湖上寺。峩冠濶袖誰相似。但願四十六日再立朝。
星輶載德先生至。

熊鉅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南宋書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主同安簿淳熙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江西刑入奏事有要之于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宋神類鈔乾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檜持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偽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續資治通鑑初朱熹每進講敷陳開析明白可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輒竭無隱至是閏月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

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既去侂冑益無所憚矣

購遺書

稽古右文紀盛事也

本紀泰和元年十月壬寅勅有司購遺書宜尙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官為贍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

君王愛書如愛色。寤寐輾轉恣反側。君王購書如購寶。

有司筐篚頻傾倒。陳農謁者相後先。丹壺合雒尋叢編。崇文總目冀無闕。二十六部詩集何足言。我聞當年師入汴。網載琳琅四庫徧。深宮乙夜足披尋。廣購精鏤似無厭。豈知君王戀索邱。嫺嫺宛委輒逍遙。遊大車三萬載不盡。蓬萊院裏一一善價求。君不見磁藍牋泥金字貼籤終日勞。題識可惜史官記。載疎一朝偏失藝文志。

本紀明昌二年四月己亥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五年正月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天定國志宣宗貞祐二年五月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萊院貢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按此宣宗遷汴事周

嘉胄裝潢志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貼籤殊臻壯偉之觀高宗亦用之按金史無藝文志

酒萬尊

紀章宗初政不遠大定也

本紀承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按章宗生辰爲天壽節

三省入直一壺不得天子萬年陶然共適一解禁翹禁

麴御廚酒熟市無醉人太平未足二解暖湯濟貧圍場

採薪堯舜未遠終日飲醕三解賜我萬尊報君千瓶中

衢斟酌滿懷皆春四解

本紀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酒梁肅傳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漢武帝用桑宏羊始立榷酤

法民間粟麥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本紀）明昌四年諭大興府于暖湯院日給米五斗以贍貧者（又）二年十一月乙巳以薪貴勅園場地內無禁樵採（又）元年九月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盧溝橋

紀利行人也

（河渠志）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二十九年六月章宗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船既而更命建石橋三年三月成勅命名曰廣利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爲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古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于觀望也遂從之（長安客話）盧溝橋金明昌初建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獅子數百枚情

態各異

燕南燕北風浩浩水勢奔騰沒衰草一從封冊加安平千里渾河復故道長橋臥波如臥龍車聲龍背常隆隆霜花如錢馬鬣濕行人來去隨西東兩崖建廊依廣利居庸蒼翠望無際披雲樓與歇涼臺那及此間資普濟當時治繼小堯舜桑乾一線開奇境秦皇鞭石笑荒唐鄭相乘輿不知政楊柳絲絲拂後猊薊門烟樹共迷離留得明昌舊時月河梁長與送輪蹄

（世宗紀）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于上陽村（大金集禮）大定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奏稟言事者以盧溝河水勢泛漲損壞民田乞官爲封冊神號建立祠堂檢討得典故止載祭祀岳鎮海瀆其山林川澤之神

有功德于人者乃降封爵未有非在祀典止用損壤
民田賜號建廟之理難准所言施行從之又大定二
十七年禮部准戶部工部關省批三部呈承省劄奉
聖旨黃河聖后廟盧溝安平侯廟仰修葺得好者教
本縣官以時祭享祀其祭祀之物官爲約量應副爲
此下太常寺檢討差官禮數蒙批呈訖奉台旨仰行
下所屬每歲委本縣官長春秋致祭餘並准呈送部
按盧溝河卽桑乾河俗曰渾河亦謂黑水河宋敏
求謂之蘆荻河元史謂之小黃河徒單克寧傳初
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
日鬼神雖不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徒單克寧奏曰神
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勿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
事上日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屠之事故克寧
及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
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雖風雨晦冥皆見
陳循等寰宇通志金章宗避暑亭在薊州西五里
父房山縣志茶樓頂在縣西二十里上有金章宗歇
涼臺趙秉文盧溝詩落日盧溝溝上柳送人幾度
出京華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北平舊志載金明昌
遺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爲古風或演爲小曲所

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
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已至永
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唱和更薊門飛雨爲薊門烟樹
或又增益二題爲十景和者相屬因而十室之邑三
里之城以及琳宮梵宇靡不
有八景十景詩可憎甚矣

樂善居士

紀豫王永成也

世宗諸子傳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永
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
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
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亦垂垂鄭王誅鎬王絕興陵
諸子危岌岌鶴野居士何謙和日引文士相切磋牛刀
莫施自執卷驥足難展還高歌天家骨肉本難狃覆轍

永中緣母舅。奢淫梁孝卒。憂疑樂善東。平終不朽。玉牒
憐君美譽騰。忠誠何待啟。金滕惟應斟。酌如菴稿。煮茗
焚香話太平。

大金國志明昌四年十月。詔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
于屬爲叔。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
謠言曰。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
知不知。竊王永中傳。故尙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
舅也。汝弼妻高陀幹。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
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幹。
以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竊王傳尉。
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并。
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詔遣鞠問。
旋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懣等皆棄市。本傳明。
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猛安。明年進封充坐。
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有曰。葛爾趙。
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政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
召以赴朝。何意遽罹于國憲。又曰。昔東平樂善。能垂。

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禍。昔人所行。可爲。
龜鑑。旋授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
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中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
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滕之語。當世榮之。永
功子壽傳。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
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
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平生詩。
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號如菴小藁。

孝友傳

美化行自上也

序曰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
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
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
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按六人一溫迪。
罕幹。魯補。一陳顏。一劉瑜。
一孟興。一王震。一劉政。

隆慶宮啟鳴雲。璫瞳瞳曉日。君王朝鼎大。可觴樂陶陶。

僧尼不許忘屬毛。刲股廬墓非刻雕。移以作忠在爾曹。咄哉議論笑臣僚。膏質未能使操刀。不見漢家取士條。孝弟力田科自高。孤犢觸乳陳元驕。一卷孝經化不勞。卽令希覲難預料。善行終勝蠻都澆。區區絹帛同弓招。授以政事玉燭調。進士教授想風標。六人一傳千秋昭。

按隆慶宮徒單太后所居本紀或月五朝或月六朝史不絕書明昌二年薨溫迪罕幹魯補傳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於墓側母疾封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本紀明昌三年尙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未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又詔賜棣川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施其門閭復其身

上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上日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覲僞爲者然僞爲孝弟猶不失爲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又明昌五年尙書省奏提刑司所察廉官而大興主簿蒙恬蠻都亦在選中上知其入日蠻都澆浮人也升之可乎其再察之又明昌三年六月丁未以有司奏寧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嘗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進士出身仍主教授一等職任

棗強田

美路伯達也

路伯達傳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而許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

終萊州觀察判官
鐸最知名別有傳

玉吐鵲官有署金總管佛不鑄人人思向金穴住卓哉
侍郎使宋旋金銀千百表助邊還之深閨涕泗漣瞻學
買得數頃田嗚呼不貪古所寶誰道此生志難了高情
賴有百年妻成德咸知德並飽相看膝下盡明珠惠洽
京畿食報殊留得虛舟十二訓淵源先澤美何如

完顏匡傳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鵲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金總管詳前鑄佛金註路鐸傳伯達子也為景州刺史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日路鐸十二訓皆訓人為善徧諭州郡使知之鐸為文尙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路伯達傳上問羣臣日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日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

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
是時採獵禁嚴京畿數百里內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

金源紀事詩卷六

